

尤袤研究文献综述

王 玮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尤袤一生有着多重身份,官员、文学家、藏书家、文献学家等,每一个角色他都能胜任。作为官员,他清正爱民,深受爱戴;作为文学家,他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著有《梁溪集》五十卷等;作为藏书家,他设有遂初堂专供藏书,并有尤书橱之称;作为文献学家,他编有第一部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刊刻了李善注《文选》,成为《文选》众多版本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然而如此重要的尤袤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目前相关研究较为贫乏,且不够深入、全面。本文将对当前的尤袤研究情况做一梳理,以期找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尤袤;南宋四大家;《遂初堂书目》;《文选》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6)01-0114-05

You Mao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WANG Wei

(Faculty of Art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You Mao had many multiple identities, officer, litterateur, bibliophile, bibliographer and so on. He can be qualified each roles. As a officer, he was clean and be held in great affection. As a litterateur, he was one of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ad fifty volumes Liang Xi collected works. As a bibliophile, he set Sui Chu Tang for collecting books, and had a You bookcase name; As a bibliographer, he had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directory the bibliography of Sui Chu Tang, and printed Wen Xuan. However, such an important person did not cause enough attention,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relatively poor, and not enough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This article will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You Mao situa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You Mao;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bibliography of Sui Chu Tang; Wen Xuan

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江苏无锡人,喜读书、爱藏书、著述颇丰,是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据史书记载,他著有《遂初小稿》60卷、《内外制》30卷、《遂初堂书目》一卷、《梁溪集》50卷、《周礼辨义》《周礼音训》及《老子音训》等,但在其去世后不久,由于藏书处遭遇火厄,著作焚烧殆尽,现存世内容仅有《遂初堂书目》一卷及清人尤侗辑录的《梁溪遗稿》二卷。尤袤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在诗歌创作上,却能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平淡”之风,

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一缕新鲜,成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作为藏书家的尤袤,他所编写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其中所列出的书目,为研究宋代书籍存佚情况提供了依据;尤袤在池州任上时,曾亲自校讎、刊刻了李善注《文选》,成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李善注《文选》刻本,为我们研究《文选》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观之,尤袤的确是一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诗人、藏书家以及文献学家,我们应当肯定他所做出的成绩与贡献。

收稿日期:2015-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2&ZD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 玮(1987—),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然而由于其诗作散佚严重、《遂初堂书目》编排简略、尤袤本《文选》发现较晚,导致我们对其的关注度和重视度不足,许多文学史、目录学著作、《文选》研究著作在论及尤袤、《遂初堂书目》和尤袤本时都不够深入、全面,有的甚至阙而不录。直至今日,对尤袤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并不多,仅有两部著作,两篇硕士论文和30余篇期刊论文,而且其中多半属于考证式而非研究性论著。因此,关于尤袤,还存在许多有待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

近代关于尤袤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到20世纪末,关于尤袤的研究论文也仅有10余篇,主要集中于《遂初堂书目》,其次为尤袤生卒年考辨及其诗歌评析。21世纪以来,尤袤研究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直至今日,研究论文不足30篇,但可喜的是出现了研究尤袤的专著,如蔡文晋《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赵维平《尤袤年谱》等,他们在尤袤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出的成果也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纵观历来研究成果,关于尤袤研究,主要集中在尤袤的生卒年考辨、尤袤诗歌解析、《遂初堂书目》考索以及尤袤本《文选》研究四个方面。

一、尤袤的生卒年考辨

尤袤的生卒年,尤其是卒年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关于生年各家意见较为一致,但卒年分歧较大,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靖康二年(1127年)——庆元二年(1196年),年七十。

《宋史》本传记载“时上已属疾,国事多舛,袤积忧成疾,请告不报,疾笃乞致仕,又不报,遂卒,年七十”^[1],由此判断尤袤生于靖康二年(1127年),卒于庆元二年(1196年)。

(二)靖康二年(1127年)——绍熙五年(1194年),年六十八。

据《梁溪遗稿》附《家谱本传》记载,尤袤“生靖康丁未(1127),卒绍熙甲寅(1194),享年六十有八,史言七十,举全数耳”,于北山《尤袤卒年考辨》、赵维平《尤袤年谱》、梁庭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等均认可此种说法。

(三)靖康二年(1127年)——嘉泰四年(1204年),年七十八。

《尤氏宗谱》、刘浦江《尤袤生卒年辩证》等则根据《万柳溪边旧话》所载“陈源、姜特立召用,人情惊

骇,公上封事,极言二人之恶,不听,时公年七十,遂引年归,又八年薨。《宋史》言年七十终于位,误也”,认为尤袤生于靖康二年(1127),卒于嘉泰四年(1204),享年七十有八之说。

(四)靖康二年(1127年)——绍熙四年(1193年),年六十七。

郑騫《宋人生卒考示例》根据《万柳溪边旧话》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记载,断定尤袤生于靖康二年(1127年),但根据《宋史》成书于元末,而《万柳溪边旧话》的作者尤杞生于宋末元初,不可能纠正《宋史》之误,因而否定了78岁之说,又根据彭龟年《挽尤尚书诗》及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等,断定尤袤卒于绍熙四年(1193年)。吴洪泽先生的《尤袤诗名及其生卒年解析》以及蔡文晋的《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也赞成郑騫所提出的生卒年时间。

二、尤袤诗歌解析

南宋初期,当时的诗坛盟主杨万里将尤袤列为“近代风骚四诗将”(《谢张功父送近诗集》)。方回在《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中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其先或曰尤、萧,然千岩蚤世不显,诗刻留湘中,传者少。尤、杨、范、陆特擅名天下”。从此以后,尤袤便被冠以“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诗人”的称号而为人所知。但在尤袤去世后不久书籍便焚于火厄,散佚严重,经后人整理、辑佚,仅得《梁溪遗稿》二卷,所剩不及全数的百分之一。

作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他的诗歌创作一直被学界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而关于他的诗歌创作,自古以来主要分作两派,一派是肯定他“南宋四大诗人”的地位,认为他的作品冲破了江西诗派的樊笼,充满了“平淡”之美。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评尤袤《梅花》“尤遂初诗初看似弱,久看却自圆熟,无一斧一斤痕迹”^[2],评《刘屯田墓壮节亭》“尤延之诗语不惊人,细咀有味”^[3],评《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遂初诗不见其有着气力处,而平淡中自有拗斡”^[4]等,由此可见方回对尤袤的欣赏。再如《四库全书总目》论其诗为“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然而,正如纪昀评尤袤诗所说的“佳处病处全在此”,有人认可,自然也有人否定。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认为尤袤“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吴洪泽在《尤袤诗名及其生卒

年解析》中也持类似观点,“尤袤生前并未与杨、范、陆三家并称四大诗人,而且其诗名远不如其学术文章及藏书名声响亮。”^[5]张仲谋先生也认为“尤袤的实际创作成就与他在诗坛的地位誉望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距离。”^[6]除了褒贬评价之外,当代学者也运用分类分析法对尤袤的诗歌进行剖析,如吴洪泽先生,他在《尤袤诗歌述评》中将尤袤诗歌分为写景、咏物、怀古、赠别、感怀身世及其他等几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三、《遂初堂书目》考索

有宋一代,雕版印刷事业蒸蒸日上,书籍数量随之大量增加,这便为私家藏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据南宋周密所著《齐东野语》记载,宋代私人藏书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私人藏书二万卷以上者就有数十家,而藏书数千卷的更是普遍,并且每家几乎都编有目录,但遗憾的是,大多已散佚。公家存目惟《崇文总目》,然已非完书;私家藏书目录尚有三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作为目录学史上较早的目录学著作,这几种都各具特色、极有价值。《遂初堂书目》的最大特色即它是我国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但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却对此说提出异议,“刘向校书,即已广罗异本,版本之学,此起祖也。……然古录失传,传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之学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7]虽然如此,学界仍普遍将其看作第一部著录版本的目录学著作。但由于其著录简略,大部分书仅录书名,缺少对作者、年代、卷数、提要等记载,因此在长时间内被学界忽视,无论地位、影响均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两部私家目录。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提到《遂初堂书目》时就说它“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皆非切要”。现今许多目录学著作在提及《遂初堂书目》时亦多一笔带过。

在尤袤研究里,关于《遂初堂书目》的研究最多,其中尤以蔡文晋先生《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一书较为全面、细致,该书分别从《遂初堂书目》的藏书背景、藏书来源、《遂初堂书目》与《益斋书目》的关系、《遂初堂书目》的成书过程、流传、体制、版本、传本、特色及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几乎囊括了《遂初堂书目》研究的各个方面。除蔡文晋以

外,黄燕生、陶宝庆、吴洪泽、钱亚新等几位先生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纵观《遂初堂书目》的研究专著与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现在通行的《遂初堂书目》是否为尤袤所编、是否经后人删改

1. 认为《遂初堂书目》非尤袤所编,而是后人所辑

清代瞿镛认为《遂初堂书目》非尤袤所作,而是后人所辑。“延之……故所藏甚富,后遭黻攸之厄,此本殆烬餘之日矣,且《放翁集》亦录入,是出尤氏后人所辑,非原书也。”当代学者张雷也在其《尤袤<遂初堂书目>新探》一文中提出类似观点,他说“我们怀疑此目只是在尤袤指导下,在平日整理的基础上,由家人写成,而非尤袤亲自编定。理由是:杂史类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一条,似非尤袤口吻;尤袤曾为《玉澜集》作序,不应把朱棣(字逢年)误作朱乔年(名松);既藏有《春秋邦典》一书,必曾翻阅过,不至于把作序者姓名误作该书作者之名;把许多总集类书入之别集类,把同一作者的集子不排在一起,如果是尤袤手编,不至于如此粗疏;注版本者集中于‘经总’‘正史’两类,而其他各类甚少,难道别集类中没存一部值得注明版本的吗?……因此我们怀疑这两类是尤袤手定,其他各类则是在尤袤指导下由家人照架抄录而成的。”^[8]

2. 认为《遂初堂书目》确为尤袤所作,但经后人删改。

清代周中孚在其《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中说道:“《遂初堂书目》一卷(说郛本 戊辰登第),《四库全书》著录,《书录解題》《通考》俱载之,延之於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所藏既多,遂彙而目之……非特不著解題,且并卷数及撰人而无之,惟别集总集,俱著撰人,其余间有著者,不过百分之一二耳,恐延之不至于此,或传写者所删削也。”^[9]当代学者乔衍琯在《宋代书目考》中则认为《遂初堂书目》为尤袤所编,但其中有些书目“可能是后人增入的”,“如果是烬餘之目,不可能有这么多,而且毛魏诸家序跋也未提到……《杂史类》有《遂初先生手校战国策》,也不像尤氏自己编入”。

3. 认为《遂初堂书目》确为尤袤所编

黄燕生认为尤目还是比较接近原貌的,因为尤袤撰目主要是自用,并非传人之作,所以比较简单,并对瞿镛所说“尤目载有《放翁集》,因而是后人增辑”一说提出反驳,认为“陆游自编的诗集《山南杂

诗》和《东楼集》分别刊行于乾道八年和九年(1172年、1173年),而20年后尤袤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得到并入藏陆游的诗。”^[10]吴洪泽先生也持相同观点。

(二)《遂初堂书目》与《益斋书目》的关系

在《遂初堂书目》提要里,四库馆臣写道:“杨万里《诚斋集》有为袤作《益斋书目序》,其名与此不同,然《通考》引万里序列《遂初堂书目》条下,知即一书。”蔡文晋等人认同此说。然清王史直在《锡金志外》卷二《益斋书目序跋》中则认为此为两书:“吾邑尤延之先生有《遂初堂书目》传世,余阅其目之所载犹存乎见少,疑非其全目也,今观此文乃知更有益斋之藏,世知有遂初堂而不知有益斋,则先生藏书志所原非止遂初堂也。”在《尤袤著述考辨》中,吴洪泽也认为《益斋藏书目》与《遂目》并非同一书目,而是存在一定传承关系。

(三)《遂初堂书目》的特点

作为我国第一部版本目录,《遂初堂书目》的著书特点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大家普遍认为的特点有:著录版本、多抄本、多善本、重视史部、重视收藏当代史籍、书法书较多等。除了以上这些特点之外,黄燕生在《〈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一文中还指出尤袤不盲目遵循前人之例,因为在三千多部书中,没有一部谶纬、神仙之书,由此也可看出尤袤对于道教的排斥。《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中将一般人普遍认为的重复记录理解为尤目的一种特点,既运用了互著法,“就是将一书分载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目中,以反映这部书的复杂内容”^[11],如《焦氏易林》放在“周易类”和“数术类”中,这并不是普通的重复,而是说明《焦氏易林》内容的复杂性。

(四)《遂初堂书目》的价值及影响

《遂初堂书目》最大的价值便在于它开创了目录书著录版本的先河。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古今藏书家纪板本》中说道:“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根据这些版本名称我们可以发现,尤袤著录版本,并非局限于一种分类方式,而是包括刻书时代、刻书区域、刻书机构等多方面、多角度的记录,由此方便我们追溯南宋初期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概况,也为后世学者“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依据。自此以后,书目著录版本的情况逐渐增多,明清藏书家所编的书目大都注明版本,实为一大进步,然各家书目所记版本,多仅注明年代或年号,如“明嘉靖刻本”“明万历刻本”“清康熙刻本”等,如《遂初堂书目》一样,能载明刻书区域、刻书机构的,并不多见。

四、尤袤本《文选》及《李善与五臣同异》研究。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中所选录的诗、文皆为经典之作,被后世文人视为学习典范。《文选》有李善注和五臣注两种注本,李善注详于名物训诂和典故出处,五臣注注重文义阐释,“唐代的多数士人研读《文选》,似乎主要在学习作品的写作技巧,再加上‘五臣’注成书后,曾得到唐玄宗的表彰,因此大行于世”^[12],李善注本逐渐式微,以至于到了宋代,李善本已十分罕见。尤袤本末附有尤袤跋文一篇,如是写道:“贵池在萧梁时寔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载,威灵赫然,水旱疾疫,无祷不应。庙有文选阁,宏丽壮伟,而独无是书之板,盖缺典也,望岁邦人尝欲募众力为之不成。今是书流传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恰,号为精详,虽四明、贛上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袤因以俸馀钱,会池阳袁史君助其费,郡文学周之纲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阁上,以其板置之学宫,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从尤袤跋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南宋初期,世传几乎都是五臣注本,而“淹贯该恰”的李善本却世所罕见,有感于此,尤袤亲自校讎、刊刻,为我们保留下一部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李善注刻本,后世单李善注刻本并是以此为底本,可见其价值与影响力。

关于尤袤本研究,主要包括尤袤本的来源、与其他版本的比较、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焦点主要集中于尤袤本是否从六臣本中摘出,换言之,即尤袤刻《文选》时是否有单李善注本为底本。对尤袤本的研究,当以清代胡克家约请顾广圻、彭兆荪所作的《文选考异》为最著名。但由于顾、彭二人所依据的尤刻是屡经修补的后印本,而且也没有见到天圣明道本和其他宋本,所以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胡克家等人最主要的观点是:尤袤本是从六臣本中摘出李善注而成。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学者斯波六郎的认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学者普遍接受。近年来,傅刚先生在对北宋监本残卷和尤

袁本进行仔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尤刻本(或可说是其底本)是一个以李善本为主要依据,又旁参五臣、六臣而合成的本子。”^[13]傅先生认为单李善注本一直存世,尤刻本并非从六臣本中辑出,而是在以单李善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参考了五臣、六臣本;与此同时,他又指出这个单李善本并非我们现在见到的北宋监本,而是另有单李善本存世,因为两本参校之后存在很大差异,据他猜测,尤袁本的底本应是一个书商刻本,因为北宋监本稀见,而书商为应读者需要,自然要刊刻李善注本,因此便以其他传世的李善注本为依据。自此以后,六臣本中摘出李善注说便逐渐不被人所提起。

尤袁本《文选》后附有《李善与五臣同异》一卷,由于其附录于尤袁本之后,学界普遍认为其出尤袁之手,然而范志新先生在《余萧客的生卒年——选学著作考(二)》中首次提出《李善与五臣同异》的作者并非尤袁的观点,并举出四条证据予以证明,可谓振聋发聩。然并为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与认同,仅郭宝军在《宋代文选学研究》中对范先生此观点表示赞同。

纵观以上论述,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关于尤袁,学界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许多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全面,许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对于尤袁仍缺乏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第一,尤袁以“南宋四大诗人”闻名,这使得学者的研究普遍偏向尤袁的诗歌创作,而忽视了尤袁的文章,有关尤袁的文章研究还有待开采。

第二,《遂初堂书目》的价值在于著录版本,而著录版本的价值则在于方便后世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学术界更为准确地把握书籍在历朝历代的存佚情况。然而现在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空喊《遂初堂书目》对目录学价值非凡,却没有踏踏实实将其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应该通过《遂初堂书目》中的书目记载,弄清尤袁的读书倾向究竟如何?尤袁书目里哪些书是别的书目没有记载的?这些书籍从何而来,如何到尤袁手里?这些书在宋代的流传情况又如何?尽可能将每部书的传播途径搞清楚,以便准确把握这些书籍在宋代的存佚及历来的传播情况。

另外,我们现在见到的通行本《遂初堂书目》是

否为原貌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原因有三,一是《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尤目时提到“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属,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里并无“蟹录”;二是据铁琴铜剑楼主人瞿镛说,尤目载有《放翁集》,经查找,并未发现《放翁集》,只在别集类《杨诚斋诗》后录有《陆务观诗》;三是姚名达先生曾言尤目“小学类”分为“文字”和“音韵”二项,但这一发现在通行本中也毫无痕迹。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验证。

第三,“选学”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门,版本研究是“选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尤袁本《文选》又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李善注本,由此可见尤袁本《文选》的重要性。但由于尤袁本发现较晚,学术界缺乏与其价值相等的研究。我们应该在深入研读尤袁本的基础之上,将其与北宋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敦煌本、九条本、奎章阁本、集注本等众多李善本、五臣本、六臣本、写本、抄本、刻本等作细致的定量分析,从而找出尤袁刻《文选》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对《文选》的认识与校勘、《文选》对于尤袁以至于宋朝人的普遍影响等,再结合《遂初堂书目》挖掘出尤袁的文献学观念。

参考文献:

- [1] [元]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1929.
- [2][3][4] 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32,1253,834.
- [5] 吴洪泽. 尤袁诗名及其生卒年解析[J]. 文学遗产,2004(3):142.
- [6] 张仲谋. 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袁诗论略[J].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8):275.
- [7]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35.
- [8] 张雷,李艳秋. 尤袁《遂初堂书目》新探[J]. 山东图书馆季刊,2002(2):86.
- [9] [清]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80.
- [10] 黄燕生. 《遂初堂书目》在目录学上的贡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4):17.
- [11] 曾贻芬,崔文印. 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0.
- [12][13] 傅刚. 文选版本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65.